



杨宪益
著

译余偶拾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杨宪益
著

译余偶拾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译余偶拾 / 杨宪益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06.5

ISBN 7-80713-243-4

I. 译... II. 杨... III. 史学—中国—文集
IV. 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2754 号

责任编辑 吴 兵

装帧设计 王 钧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042 (传真) 820980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48 × 210 毫米

10.125 印张 182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6001—9000

定 价 1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朋友要我把过去发表过的文史考证笔记，整理一下，编成集出版。这些笔记都是旧作。在付印之前，有必要作些说明，交代一下。

我开始写这类笔记是在抗日战争期间。当时寄居重庆北碚，在国立编辑馆做英译《资治通鉴》工作，同卢冀野、杨荫浏、杨仲子等朋友来往很熟。在他们几位的鼓励下，写过一些文史考证文章，寄给上海的《新中华》杂志发表。在一九四七年把其中的二十几篇编成一个集子，卢冀野兄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《零墨新笈》，编入“新中华丛书”，只发行了一版。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，又陆续写过一些笔记。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，又把这些后写的稿子编成一集，自己出钱印了一百本，起名叫《零墨续笈》，分送一些朋友。后来就再没有这种闲情去写这些东西了。有些朋友认为这些考证，虽是我青年时期不成熟的读书笔记，也许还有

些参考价值，要我再编一下，重新付印，因为原来的《零墨新笺》和《零墨续笺》，今天已很难找到了。去年有些老朋友要我再写几篇这类笔记，由于他们的盛情难却，曾写过几篇，连同一些旧稿在报刊上登载过，起了一个新名，叫做“译余偶拾”。这次重编旧稿，就用《译余偶拾》这个新名，因为自己主要还是个翻译匠，而且《零墨新笺》那个书名自己也并不喜欢。新写的几篇这次都未收入此编，因为现在用的文体，同过去不大一致，放在一起，好像不太合适；将来如有余暇，能多写几篇，再出一本《译余偶拾二编》好了。

重读这些青年时的笔记，觉得内容上问题不少。有许多过去的假设，如考证李白先世源出西南边疆，显然是错误的，以前已有詹锳等同志考证李白的先世来自碎叶了。此外还有不少疏忽之处，如考证蕃薯在明万历年间始传入中国，应该说明这里的蕃薯是指马铃薯，不是白薯。还有不少牵强附会、望文生义、不够严肃之处，但是也有些考证，如关于《西域记》的摩醯罗矩罗即吐谷浑的慕利延，以及一些关于东罗马和古代中国的交往，则今天我还是认为可以成立的，所以也许还值得重新出版一次。

这次编印过去的旧稿，没有做什么文字上的改动，只是从《零墨续笺》里抽掉了一篇，其余一切照旧。很明显，内容上的错误是大量的，希望读这本集子的朋友予以指教改正。

目 录

自序 /1

李白与《菩萨蛮》 /1

《柘枝舞》的来源 /10

关于苏祇婆身世的一个假设 /19

康昆仑与段善本 /30

康昆仑与摩尼教 /39

秦王《破阵乐》的来源 /43

唐代乐人关于共振现象的知识 /48

民间保存的唐《西凉伎》 /54

板桥三娘子 /59

中国的扫灰娘故事 /64

《酉阳杂俎》里的英雄降龙故事 /67

《高僧传》里的国王新衣故事	/69
唐代新罗长人故事	/71
薛平贵故事的来源	/73
《逸周书·周祝篇、太子晋篇》和《荀子·成相篇》	/75
《穆天子传》的作成时代及其作者	/85
《庄子》的原来篇目	/93
《中康日食》考辨	/97
《水浒传》古本的演变	/102
《水浒传》故事的演变	/112
十八世纪关于英国的中国记载	/118
宋代的养金鱼	/122
蕃薯传入中国的记载	/124
释支那	/127
景教碑上的两个中国地名	/130
汉初孝的观念传播西方说	/133
汉初封建制传播西方说	/136
希腊王尤屠帝摩东征考	/139
古代于阗为希腊殖民地说	/142
大秦道里考	/146
大秦异名考	/151
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	/154
大月氏王都考	/157
大宛王都考	/160

大月氏五翕侯疆域考	/163
塞种纪元起算的年岁	/165
迦膩色迦王的年代问题	/167
阿剌铭刻上的迦膩色迦纪元	/170
迦膩色迦遣使罗马的记载	/172
大月氏王寄多罗与罽宾王馨孥	/174
《汉书》上的罽宾王阴末赴	/176
汉代罽宾国考	/178
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	/182
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	/186
《岭外代答》里关于东罗马的记载	/190
明代拂菻通使考	/193
清初见于中国记载的东罗马	/196
九州戎考	/201
九州戎的西徙	/203
塞种的别名“驹支”	/206
义渠国考	/208
月氏两次西移的年代	/211
龟兹与乾陀的雀离伽蓝	/214
东罗马的鸦片贸易	/216
汉武帝与拂菻	/218
粟特国考	/222
隋代的康国都城	/229

- 昭武九姓国考 /232
- 读《北史·西域传》 /235
- 唐代西班牙与中国的通使 /240
- 汉刘平国龟兹刻石考 /243
- 《魏书》地豆于即鞑靼考 /246
- 塔塔儿六姓考异 /249
- 约翰长老的原名及其都城 /251
- 蒙古名称的原义及其来源 /255
- 宇文氏名称的起源 /258
- 蠕蠕为女真前身说 /260
- 蠕蠕始祖木骨闾的原籍问题 /262
- 悦般国的覆灭 /264
- 洹水即大凌河说 /267
- 论《辽志》洹水非汉代洹水 /270
- 论汉初真番的位置 /272
- 说西史所见的库蛮即库莫奚 /275
- 说乌孙与库莫奚为同一民族 /278
- 说“县官”“官家”为“可汗”的异译 /282
- 论南京别名金陵或冶城的来源 /285
- “不得祠”辩误 /288
- 汉桓帝时仁孝之辩 /290
- 汉明帝梦佛求经的神话 /293
- 桓谭《新论》里的佛教思想 /297

- 中国记载里的火鸡 /300
- 中国青瓷的西洋名称 /303
- 关于纸的两个外国名称 /306
- 盘越与车离 /308
- 《西域记》的大族王摩醯罗炬罗 /310
- 关于《元史》郭侃渡海收富浪的记载 /313

李白与《菩萨蛮》

《菩萨蛮》本是唐代的舞曲。唐玄宗间崔令钦的《教坊记》已载《菩萨蛮》名。最早的一首《菩萨蛮》词相传为李白作：

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心碧。
暝色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。玉梯空伫立，
宿鸟归飞急。何处是归程，长亭更短亭。

北宋释文莹的《湘山野录》记载：“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，复不知何人所撰，魏道辅泰见而爱之。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（曾布）家，乃知李白所作。”这应该是熙宁元丰的事，约当一〇七〇年左右。鼎州是今湖南常德。李白的诗在北

宋时尚无定本，北宋的人对此词似乎也不熟悉。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述及当时《李白集》里有《清平乐》词四首，未言有《菩萨蛮》，也未提起后世与《菩萨蛮》并称的《忆秦娥》。关于《忆秦娥》，北宋末年邵博《闻见后录》记载：“‘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’李太白词也。予常秋日钱客咸阳宝钗楼上。汉诸陵在晚照中。有歌此词者，一座凄然而罢。”由是可见《忆秦娥》在北宋末已甚传唱，且确定为太白词了。《菩萨蛮》与《忆秦娥》并称，传为李白，北宋已然。其为李白作，当然也无可疑。

不过近人，如明胡应麟，也怀疑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、《清平调》诸制为晚唐人作，嫁名李白的。《清平调》三章则因其出于晚唐人的小说，《忆秦娥》则因其名不见于崔令钦《教坊记》，《菩萨蛮》则因据苏鹗《杜阳杂编》其起源应在唐宣宗时（八四七～八五九），太白生于七〇一年，卒于七六二年，比《杜阳杂编》的记载早了一百多年，焉能先作？《杜阳杂编》的记载如下：“大中（唐宣宗年号）初，女蛮国贡双龙犀，有二龙，鳞鬣爪角悉备。明霞锦，云炼香麻以为之也，光耀芬馥著人，五色相间，而美丽于中国之锦。其国人危髻金冠，璎珞被体，故谓之‘菩萨蛮’，当时倡优遂制《菩萨蛮》曲，文士亦往往声其词。更有女王国贡龙油绫，鱼油锦，纹彩尤异。皆入水不濡湿，云有龙油鱼油故也。优者亦作女王国曲，音调宛畅，传于乐部。”

女蛮国，我们要知道，并不是《唐书》所载的东女国。东女

国在今川康之交，唐贞元九年（七九四年）内附，移其国于维霸等州。大中年间已不复存在。况且北地服饰简陋，《唐书》言其王服青裙，为小鬟髻，与《杜阳杂编》的记载也不符合，这一段记载里的女王国我们知道是真腊，因为当时真腊，北与南诏接壤，而《唐书》则明明记载女王国在南诏以南。可是女蛮国显然不是女王国，然而既并见于一段记载里，可能也是我国西南边疆外的小国。关于八九世纪间南海诸国，除去我国正史和笔记小说外，大食和波斯人也有若干记载。波斯人法吉（Ibn al Fakih）在九〇二年的《笔记》里说：“天竺滨海有国曰罗摩（Rahma），其王为一女子。天降奇灾，凡有男子入境必死，而来者不绝，以有钿利可图也。”公元八五一年苏利曼（Suleiman）的《笔记》里说：“罗摩国有他处所无之细布，用以制服，质细而轻，可以穿指环而过，此布乃绵织者……此国亦产犀牛，头生一角……天竺各地虽皆产之，此地犀角，尤为美异，常有人物、孔雀、鱼龙及他花纹，唐人用为佩带，价极昂贵。”这里所说的绵布显然是女蛮国所贡的明霞锦，有鱼龙花纹的犀角显然就是女蛮国所贡的双龙犀。所以《杜阳杂编》里的女蛮国一定就是当时的罗摩国，而罗摩国我们知道是在下缅甸的。

《唐书》说南诏人养蚕织锦，而南诏以西，“人不蚕，剖波罗树实，状如絮，纽缕而幅之”。这里所说波罗树实的絮也就是木绵，也就是女蛮国的明霞锦。《华阳国志》载永昌哀牢有桐华布，也就是一类的东西：“有梧桐木，其花柔如丝，民绩以为布，幅广五尺，洁白不受污，俗名曰桐华布，以覆亡人，然后服之，乃卖于人；

有兰干细布，兰干，獠言纒也，织成纹如绫锦。”这样看起来，当时云南的木绵布有两种，一种是白色的，一种是织纹如锦的细纒。这与《唐书》所载骠国（即上缅甸）所产的绵布是一样的。因为《唐书》说骠人“衣用白氎朝霞，以蚕帛伤生，不敢衣”。白氎和朝霞当然是上面说的两种绵布。朝霞更显然就是女蛮国的明霞锦。《唐书》记载贞元十七年（八〇二年）骠国献乐，其乐工“衣绛，朝霞为蔽膝，谓之械，两间加朝霞络腋。足臂有金宝环钏，冠金冠，左右珥钲”。白居易当时记此事的诗里有句云：“珠璎炫转星宿摇，花鬘斗数龙蛇动。”这一方面与《杜阳杂编》里所载女蛮国人“危髻金冠，璎珞被体”的描写相符，与《唐书》所载南诏妇人的服装，“以绫锦为裙襦，其上仍披锦”的描写也大同小异。《宋史·乐志》记载《菩萨蛮》队舞，“衣绯生色窄砌衣。冠卷云冠”。与之也大致相同。濮族妇人喜欢窄袖衣，上加披肩，下穿短裙，至今云南明家人还是如此。归纳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无论是贞元年间骠国的乐工，大中年间女蛮国的使者，唐代南诏的贵妇，宋代《菩萨蛮》队舞的舞人。古代濮人服装都是衣上加五彩披肩，下着五彩短裙，衣绛氎或白氎窄衣。高髻危冠，璎珞被体的。

《杜阳杂编》所记载的女蛮国既已被证明为缅甸当时的罗摩国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考证《菩萨蛮》名称的来源。我们知道当时缅甸和云南的语言是大致相同的。虽然古代缅甸的碑铭所镌文字大都用印度的迦檀婆（Kadamba）字体，或波罗婆（Pallava）字体，但其文化仍属于濮族系统。因此我们在古代骠国和南诏的记载里都发现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，古南诏王的世系表如下：细

奴罗（六四九～六七四年），罗盛（六七四～七一二年），盛罗皮（七一二～七二八年），皮罗阁（七二八～七四八年），阁罗凤（七四八～七七八年），凤伽异（殒）异牟寻（七七八～八〇八年），寻阁劝（八〇八～八〇九年），劝龙盛（八〇九～八一六年）。古骠国在蒲甘（Pasan）时代诸王世系表如下：骠苴低（Pyusawti），低蒙苴（Timinyi），苴蒙白（Yimminpaik），白提里（Pailcthili），提里羌（Thilckyaung），羌陀里（Kyanngdnrit）。骠国诸王的年代不可确考，不过我们知道骠国原来建都卑谬（Prome），约在南诏的阁罗凤在位时因都城被毁而迁都蒲甘，所以阁罗凤大概与骠苴低同时。唐代云南的南诏与当时上缅甸的骠人原是一族，都是属于藏缅系的氐羌民族。古代由中国西部渐渐南迁到了云南和缅甸，南诏与骠国的王都称为“诏”，“诏”也就是氐人语的“帝王”。据历史记载，诏的名称似起于晋代。氐人原分布于秦陇川滇一带，晋时复有一部自陇西南徙，成汉李雄和前秦苻坚的领土并包括川滇。《晋书·苻坚载记》曰：“坚强盛之时，国有童谣云：‘河水清复清，苻诏死新城。’”《晋书·桓玄传》曰：“玄左右称玄为苻诏。”骠苴低一名的“骠苴”二字就是骠王，因为“苴”也就是“诏”的另一译法。骠国的“骠”字就是濮，或蒲，或普。唐代南诏西南的部族都名为濮蛮或濮曼，或蒲人或朴子蛮，其居住地包括澜沧江以西以南，及上缅甸。现在红河下游诸地的大族还是姓普，《滇系》也说在明代当地土司都姓普。骠苴或骠诏（Piusaw）与《菩萨蛮》的菩萨音同，《菩萨蛮》显然就是骠苴蛮的另一译法。可以附带提起的就是方才说明到苻坚有苻诏的称号，而我们知道苻坚

原来姓蒲，蒲也就是普或濮，所以苻詔一名是也可以译为菩萨的。总之，《菩萨蛮》是译音，是古代缅甸的音乐。又缅人自称为蛮（man）。云南姚州有菩萨蛮洞，也可以为证。

我们现在也要记得，因了濮族的分布，中国与缅甸文化交流远在唐代以前便已开始。东漠的哀牢国就包括缅甸东北大部，而以永昌为西南文化中心。《蛮书》亦载河谿贾客到永以外骠国经商，而骠国亦遣信使到河谿贸易。又因为西南民族的流徙性很大，西南边疆外的音乐流入中国是自然不过的事。例如蜀汉建兴三年（二二五年）诸葛武侯平南中，移民万余家于蜀，又以南羌北伐中原。南中平后，建宁太守李恢，迁永昌濮民数千落于云南郡及建宁郡界，以实二郡。唐高宗咸亨三年（六七二年）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。开元天宝年间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尤为密切。开元末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，天宝初又遣阁罗凤子凤伽异入宿卫，拜鸿胪卿，恩赐良异，且赐以胡部龟兹音声二列。中国北方音乐既传入南诏，西南边疆的音乐自然也有传入中国的，所以《菩萨蛮》舞曲传入中国，并不一定在唐宣宗时，可能在开元天宝间，甚至在开元以前，就已经传入中国了。因此相传的一首《菩萨蛮》为李白所作并非不可能。

李白，我们也要知道原来是氐族人。李白先世流徙崑州，就是唐初松外蛮分布的地域，后由青海南入西康，再东徙巴西。白生于昌明，即今西康盐源县。由盐源南至云南大姚，即唐代的姚州，为唐代中国与南诏间的交通大道。姚州有菩萨蛮洞，《菩萨蛮》的乐调流入中国当然经过盐源，李白的生地。由姚州西至祥云、凤

仪、大理、永昌等地又为当时南诏与缅甸间的交通大道，大理尤为西南佛教的中心，当地有观音菩萨制服罗刹的传说。清康熙时大理崇圣寺所刻的白国因为也记载南诏初不信佛，后受观音菩萨感化。今大理喜州大慈寺有《波罗蜜多心经》为梵藏某僧所译，谓得自观音菩萨的赐与。郭松年《大理行记略》云：“家无贫富，皆有佛堂，人不以老幼，手不释数珠；一岁之间，斋戒几半。寺宇极多，不可殚纪。”大理段氏二十二主至有九人禅位为僧。今大理喜州大慈寺又有明嘉靖时太和人杨黼所为碑记，其中有言云：“曾登位守道结庵，度生死病老。尽日勤功把节操，连夜观参修求好。……菩提达摩作知音，伽叶作师主。”由此可见大理一带佛教的势力，尤其观音菩萨的影响为最显著；前面所说骠诏二字所以译为菩萨二字者，当然亦非偶然。据历史记载，唐代骠国人所献的乐亦皆演释氏经论。前面所引的若干材料已足证明《菩萨蛮》为缅甸乐调，且非常可能为李白幼时所熟习的。李白出川大概是在他二十岁左右。他的诗集可证明他二十五六岁时到了湖北的安陆，此后流落荆楚若干年，又到了山东。前面提到的题在鼎州沧水驿楼的《菩萨蛮》词，若为李白所作，当成于李白在荆楚地方的这几年间，也就是在开元年间（七一三～七四二年）。当时李白正在荆楚漫游，感时伤景，而起了故乡之思，所以用幼时所知的俗调写了这一首千古绝唱。《菩萨蛮》词的内容也可以证明为李白所作。我们知道李白最景仰的诗人是谢朓，而这首词里谢朓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，譬如说，谢朓的《临高台》就大概是这词的蓝本：“千里常思归，登台瞻绮翼。才见孤鸟还，未辨连山极。四面动清